

過身來，又倒在沙發上翻着它，唉，果真了，第一頁，就是慈航法師離開人間的號外，我無心看它，也確實的離開了我們，上升兜率天了。我一頁一頁地翻下去，全沒看一個字，後來翻到我自己的作品「莫芒」在這裏出現了，我微微看幾個字就把它合上了，我以為「莫芒」和我一樣的愚蠢，我把它原封塞入書廚。

這陌生人，在漫無目的地圍着兜圍兒，這時，我覺得我太矜持了，我說：「您也坐？」我起來欠欠身子又坐了下去。

「我得留一封信，留給這裡的主人」。我又說。

「留一封信？寫吧」。

這位朋友還沒坐下又走過去為我拿了信紙。於是，我思索着，便把信紙鋪在面前的圓椅上，我無計劃的寫下去——

……

在一個純淨的佛化家庭，訪一位菩提精舍的主人，是一棒多麼超塵的治遊；我帶着滿心想像着我們會面，握手，甚至於擁抱的神情，我的情緒又如何的狂妄。

當我踏上你家的小樓第一級階梯時，我的心就在跳了，就如邁入了佛國一樣，砰，砰砰……但是，我是如何地強制自己啊。

這時，我發現樓下有一個孩子，我停住了脚步，我說：「喂，孩子，樓上朱先生在麼？」「在！」他答：「朱伯伯！有客來呢！」那孩子向着樓梯大聲叫：你猜呀，好朋友，有一身材長的女主人！我判斷——下樓了，她沒有說什麼，便把我帶上了菩提精舍。啊，多麼

美，靜，是一個多麼名符其實的小的文化氣息濃厚的菩提精舍啊。我想，你也該出現了。我的心一陣陣跳動，等着我的好友接持；哦，有一位先生從我的右首書櫃邊走過來，喂：不是你，而是一位我所陌生的朋友。女主人到後面去了，我平靜了一下情緒，其實是冷卻了瞬間的情緒，我說：「我要找一位朋友，……誰知，他瞪着我，停了半晌，冷冷地說：『死了，死了，慈航法師死了！慈航法師死了！』」好友，你猜呀，這一下就如晴天裡來一個悶雷，把我轟倒了，倒在你的沙發上，直到我提筆留書時，對這位朋友，我們還互相瞞味着自己的姓名。

好友，現在該歸結到我們的主題上了，縱然，你不在家，我想，有這封信，也會溝通我們之間的靈魂的！

……

喂，慈航法師，如果真的死了——到現在，我還帶着幾分迷惘！你說，這豈不是時代的悲哀？你說，今天自由中國的佛教，有幾個慈航？有幾個慈航？

唉，好友，想起了這位老人，我的話又來了。慈航法師之於我，如果以世俗人眼關係，那幾乎是平淡得近於庸俗了。他的生活，我可以不關心，他的死亡，我可以不哀愁，因為，他與我完全素昧平生；何況，他有關心他生活的信徒，有人為他死亡的滿門桃李；在前有人為他供獻自己的信仰，死後，有人為他為文作傳，在一個遠隔天涯，牽不上半點關係的我，為一代唯識學者，通過多點佛教工作的和尚，曾經跑過海外的傳道者，又能留下何種紀念呢。

啊，友人，正因為我是個平庸的人呀，雖然，我本無緣，之於他，只是精神上的交會——其實，他決不會留心到我這個小兵的——我，却是這樣說了。我在每個角落都發現了他，正如發現了每一個時代，都有它的象徵一樣。因為，今天從自由中國的新佛教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自由中國的新佛教；你想，這是一個何等重要的關鍵。

但是，他死了，人們或者都可以自我安慰地說：『他上升兜率內院了』。好友，我們能在何處尋他呢？

新生中的佛教，喪失了一個慈航，正如銀河的世界，喪失了一顆慧星，他走了，同時帶走了他底無法估計的加於世人的力與光！

……啊，再也寫不下去了。天也晚了。我覺得心房空落落的，我底心失去了一種光了，我得離開這裡，讓我一個人在一間小房子裡幻想——讓我編織一個兜率世界，讓我進入慈航法師的禪定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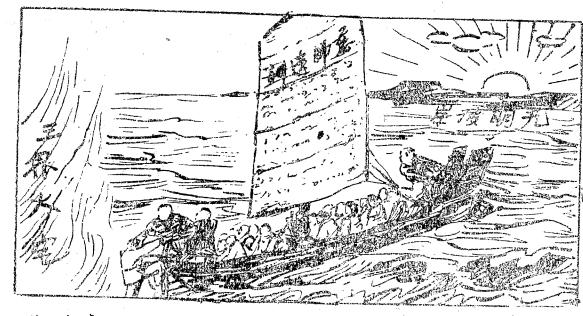
你的友人慧二五二七五九。
寫在菩提精舍
x x x
x x x

「朋友，當您在朱斐先生回家的時候，請您把這封信交給他，您就說，是一個當兵的留給他的。……我擱下筆，把信摺好，對這陌生人說。

「哦，好的！」

這位安靜的朋友微笑着說完，把我送到樓口，「呀，走了麼，吃一點點，點心——」女主人從後面出來了，手裡捧着一大盤熱烘烘的麥片，充滿着熱忱向我說。

「喔，嫂嫂？」我大膽地確定



作鴨少王 航慈海苦

了稱呼之後說：『謝謝您，天晚了，我得趕回去。……』

女主人沒有移動，但有一絲蟬翼般的歉疚浮上了她底面容，而我則帶着一腔說不出的梗塞。『謝謝您！』我硬塞地說。於是，我踏上樓梯，匆匆地離開了菩提精舍。

天上有滿天星，慈航老人底面容在我底靈魂觀照中出現了，像一顆灼亮的星在我的眼簾中出現。哦！我突然被一種幻相驚覺了。西方，有一顆淡紫色的星，在銀河系中，像一粒紫色的大寶石，從天體上划過去，划過去，跌下去了！……

「哦——……」

我失聲地驚叫起來，我模糊地體驗到滿天星斗在我底眼簾中模糊起來。……